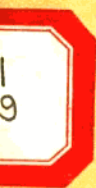


上海滩的春天

熊佛西





“上海灘的春天”演出劇照

代 序

——上海，今天我才真正地爱上了你！

1923年，我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那时，我在上海住了三天。上海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上海是个可怕的地方。

1926年，我第二次路过上海，我只在这儿住了一天；我不敢多住，也不能多住，因为我身边仅有的七元钞票在电车上给扒手拿去了。

1931年，我又路过上海，那时我的衣履有些不入时，当我到先施公司去买点毛巾、牙膏什么的，在柜台外竟等候了半小时，售货员早已瞧见了而我而始终歧视我。我一气，当天就离开了上海。我从此不想再来上海了。

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我原想回北方去，由于朋友的慫恿，我又再度到了上海。这一次虽然住得比较久，但那时我身在上海心却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我讨厌这个地方。

1949年，上海解放了，我也随着上海人民一道从苦难中被解放出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大的兴奋。从此我

才甘心情愿地住在上海了；我愿永远做一个光荣的上海市民。七年来，我在新上海住着，生活着，工作着，学习着，我感到无限地愉快，幸福。我搁笔了十三年的创作笔，由于上海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所鼓舞，也开始复活了。

上海，我今天才真正地爱上了你，因而我写出了“上海滩的春天”。

1956年1月

時 間

一九四九年春——一九五六年春。

地 点

上海。

人 物

王子明——元丰紡織厂的經理，五十二岁，英国留学生。

丁靜芳——其妻，四十八岁，三十年前某教会女中毕业生。

王秀珍——其女，某大学一年級学生，二十二岁。

王长华——其子，某高中三年級学生，十九岁。

王子澄——其弟，华生橡膠厂的經理，四十二岁，某教会大学毕业。

赵国初——元丰紡織厂的秘書，四十一岁，某野鷄大学商科毕业生。

丁慕之——丁靜芳的弟弟，医生，四十岁。

田 英——元丰紡織厂的女工，解放前任地下党支部書記，三十岁。

孙 达——老工人，解放后任元丰紡織厂的工会主席，五十岁。

周阿欢——女佣，四十岁。

周 福——周阿欢的儿子，农民，二十一岁。

張 恒——男佣，四十岁。

（以上人物的年齡均从一九四九年算起）

第 一 幕

時間 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前夕。

地點 王子明家中的客廳。

在上海的住宅區里有一座大花園，里面有好幾幢上等的洋房，分別住着已故海上聞人某大資本家的三個兒子——王子清、王子明、王子澄。花園有草地、花圃、噴水池等。樹木青蔥，景色宜人。

這是王子明住宅的客廳，通餐室、書齋、陽台。陳設豪華：紅木家具，西式沙發，中西古玩，應有盡有。靠近壁爐懸掛着王老太爺的遺象。有寬闊的甬道。從陽台可以看見花園的景色。樓上是男女主人的寢室。

正是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下江南的時候，上海解放的前夕，反動派惶惶不可終日，都在向台灣、香港逃命。所有勞動人民和一切善良的市民則在熱情沉着地準備迎接解放。工廠在護廠，學校在護校。

〔幕啟，灰暗的天氣，已近暮色。有隱隱的炮聲，急促的警備車聲。丁靜芳正在指揮周阿歡、張恒等搬運着兩只大鐵箱。丁靜芳年近五十，由於她一向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且善於修飾，看上去只象四十開外的人。她長得一副精明象，表情與服飾略帶教會氣息，有“洋派”味道。〕

周阿欢 太太，我去叫阿三来帮忙吧？

丁靜芳 不，你們今天仿佛沒有吃飯似的！

張 恒 太太，这里面是啥玩意儿？真够噲的。

丁靜芳 还不是老太爷当年留下来的骨董字画什么的。

張 恒 骨董字画？

丁靜芳 可不？使劲！

張 恒 不行，太太！

丁靜芳 你們真笨！（她动手帮忙了，但仅做样子而已）

丁靜芳 搬！再使劲！

〔王秀珍、王长华先后上。是两个身体健壮的青年。长华，个子高大，臉上带着天真的稚气，穿学生装。秀珍比較成熟，穿西装褲子，紅毛綫上衣。〕

王秀珍 媽，您怎么又在搬这两只箱子啦？

丁靜芳 嗯。

王秀珍 媽就是这样閑着沒有事做。

丁靜芳 瞧你倒会說风凉話！

〔阿欢、張恒在靜芳的督促下，终于把两只鉄箱搬上楼去了。〕

王长华 阿欢，你的儿子来了！

周阿欢 （在內）是嗎？

〔阿欢上而正欲下时，周福，一个年青力壮、憨厚、朴实的农民，走了进来。〕

周 福 媽！

周阿欢 你怎么啦，孩子？——还不快叫太太！

〔周福似是而非地向靜芳等打了招呼。〕

周 福 媽，乡下到处在抓壮丁！

周阿欢 該死！你爹呢？

周 福 早給他們抓去修工事了！

周阿欢 什么！这是多早的事？

周 福 爹給他們抓去好几天了！他們还要拆咱們的房子！
要把全村的房子拆光！燒光！

周阿欢 这些該死的东西！砍千刀的！

王秀珍 他們为什么要拆你們的房子呢？

周 福 說妨害他們打共产党！

王长华 我看这是他們的回光返照！

周 福 大少爷，听說共产党这几天就要进攻上海了？

王长华 上海就要解放了！

周阿欢 太太，我要向您請两天假，回乡去一趟。

丁靜芳 干什么？

周阿欢 去看看阿福他爹究竟是怎么回事？

丁靜芳 你瞧，这两天我这儿怎么离得开人？

周 福 媽，这两天不能下去，乡下乱得慌！过几天再去吧！

周阿欢 那末，太太，我想求您讓阿福暂时在您这儿躲避
几天？

丁靜芳 就讓他在下房耽几天吧。可不准在底下多嘴多
舌的！

周阿欢 謝謝太太！

〔靜芳下。阿欢、周福随下。電話鈴响。〕

王长华 （接電話）是的，我就是王长华。現在我这儿沒有

人，你說吧……什麼？……動員我父親？好的。我馬上就來……你等着我吧！

〔秀珍上。〕

王秀珍 誰的電話？

王長華 是劉剛來的。他們要我馬上到學校去一趟。

王秀珍 非去不可嗎？

王長華 一定要去的。老張他們在那邊等着我。

王秀珍 可是要特別當心！你昨天剛從裡面出來，別又給特務釘上了。

王長華 我把事情接頭好了馬上就回來。

王秀珍 我跟你一道兒去？

王長華 用不着。

王秀珍 不，還是這樣好些；出了事我可以回來報信。

王長華 不會出什麼事的。你放心好了。

王秀珍 你應該向爸爸媽媽說一聲。

王長華 不，他們不會准的。我打算溜了出去。

王秀珍 這不好。我還是和你一塊兒去！

〔姊弟兩人入內穿了外套，正欲下時，丁靜芳上。〕

丁靜芳 你們要上哪兒去？

王長華 （以目向秀珍示意掩飾）不上哪兒去。

王秀珍 長華想到學校去一趟。

丁靜芳 你怎么啦，孩子？怎么又要出去？難道你在監牢里苦頭還沒有吃夠嗎？你今天不能出去！——這幾天外面風聲非常緊，聽說宋公園天天在槍斃人！（把長華的

外套拿下)

〔傳來汽車喇叭聲。一輛汽車開進了花園，在陽台附近停住了。王子明呼喚張恒。接着，王子明上。他中等身材，稍胖，頭髮灰白，上唇蓄短胡，穿西裝，嘴邊叨着一個煙斗或銜着一支雪茄，看上去給人留下整潔、漂亮、嚴肅、厲害的印象，氣質介乎買辦與學者之間。〕

丁靜芳 好，你爸爸回來了，還是你自己和他說吧。

王子明 什么事？

〔靜芳從子明手裡把帽子和公事包接過來。之後，倒了一杯涼開水給他。〕

丁靜芳 長華要到學校去！

王子明 (指着長華)又要到學校去？你是不是想再坐牢？

王長華 爸，學校有要緊的事情。

王子明 發傳單，貼標語，或者是給人家去送什麼信，對不對？你要知道：這次把你從監牢裡救了出來我花了五十根條子，而且還到處托人情！幸亏趙國初認識他們那幫子人，不然，就是花了錢，也不能把你救出來！

王長華 爸，您為我的事操了心，花了錢，我知道；趙國初為我到處奔跑，我也知道。但是那班家伙把我們放了出來是由于更大的力量在支援着我們！

王子明 你簡直胡扯！你以為你們那些毛頭小伙子——同學們在外面瞎嚷嚷，他們就能把你們放了出來嗎？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錢！金條！這才是真正的力量！

王長華 您不能這樣說，爸！

王子明 就是这么回事。你还年青，不懂这个。

王长华 我走了。

王子明 不准去。

王长华 我一定要去的！

王子明 你敢！

〔长华在秀珍的推劝下，勉强地进入了書房，秀珍亦随入。〕

丁靜芳 这孩子！

王子明 都是你寵的！

丁靜芳 你到中国銀行去了嗎？

王子明 不用提了。咱們那三百根条子已經取不出来了！

昨天宋子文下令封存了所有銀行的保險箱！真倒楣，
我們只晚了一步！

丁靜芳 这还成什么世界！簡直是一群土匪！我們还算好，
把那一万两黄金早从銀行的保險箱里取出来了！

王子明 可是你知道咱們花了什么代价？——二百根条子——二千两金子，我的太太！

丁靜芳 为了这点金子真是操心死了，又怕人家敲詐，又怕人家搶劫。这两只鉄箱子現在放在家里我还是不放心。

王子明 处在这种乱世，一切只好听天由命。

丁靜芳 今天湯恩伯为什么請客？

王子明 活見鬼！

丁靜芳 怎么啦？

王子明 我本来是想乘此机会去向他們活动一下，看能不能把昨天封存的三千两金子取出来，还打算送他一千

两的好处，可是他給我打官話，說金子还是我們的，不过政府暫时代我們保管一下，希望我們到台灣去取！

丁靜芳 叫我們到台灣去？

王子明 可不？飞机票都給我們准备好了！据說这是老蔣的指示，上海的聞人通統在內。

丁靜芳 看样子，上海沒有几天了。我們也的确應該划算一下。

王子明 这几天我正在考虑。到台灣去嗎——不，我不愿意走大哥的路。

丁靜芳 听說三弟也想到台灣去？

王子明 子澄想到香港去。

丁靜芳 嗯，到香港去比較好，生活舒服，事业也可以有出路。

王子明 你想到香港去嗎？

丁靜芳 你呢？

王子明 我也想去，可是要我离开上海，我又有些不甘心！我辛辛苦苦創辦起来的元丰紡織厂，难道就这样拱手讓給共产党嗎？不！我不甘心！

丁靜芳 是啊，誰說甘心来着！可是……

王子明 国民党这样的暴政，不垮台是无天理，但是共产党来，我又有些害怕。

丁靜芳 听說共产党共产又共妻？

王子明 共产是真的，共妻是瞎扯淡。有时我又这样想：无论共产党怎么坏，总不会比国民党蔣介石更坏吧？

丁靜芳 那么你想留在上海不走？

王子明 我还拿不定主意。

丁靜芳 孩子們巴不得你不走，他們这几天，天天問我：“爸爸打算怎么样？”

王子明 你对他們怎么說的？

丁靜芳 我說不知道。他們說，叫爸爸死也別离开上海！

王子明 孩子們年青，不懂世故，我王子明是資本家，共产党怎么会要資本家呢！

丁靜芳 真是，若是現在来的不是共产党，是个别的什么党，你看那多么好呀？

王子明 我向不相信命运，但回忆一下我一生的遭遇又不由我不相信是劫数。（不自覺地注視着壁上父亲的遺象）老爷子，做了一輩子的实业救国梦，到了还是給日本帝国主义抓进監獄里折腾死了。我，也和老爷子一样，在年青的时候就怀着一片爱国热情到英国去学习紡織，回来办了這個元丰紡織厂，三十多年来，风里雨里，不知吃了多少苦、冒了多少險，好容易把厂办成現在这样一个規模，在上海灘上总不能不算一份儿，然而現在要我把它拱手讓給共产党，我不甘心！

〔电话鈴响。〕

丁靜芳 （接电话）誰？赵先生嗎？在家。請你等一会儿。

（把电话耳机遞給子明）赵国初的电话。

王子明 我是子明呀。是的。誰要来看我？两个工人代表？为了护厂的事情？好的，那么就讓他們来吧。（将电话

耳机挂上)

丁靜芳 厂里又出了什么事嗎？

王子明 有两个工人代表要来見我。这里面不知又有什么花招？我早就有所風聞：他們职工要自动組織起来保护工厂，同时要我預先发給他們两个月工資。

丁靜芳 你打算怎样对付？

王子明 他們自动組織起来保护工厂，使工厂不遭到破坏，我当然贊成，这事對我們只有好处，沒有坏处；要我預先发給他們两个月的工資却办不到！

〔張恒上。

張 恒 老爷，剛才三老爷来了好几趟，說有要紧的事情要过来看您。

王子明 知道了。

張 恒 太太，剛才小姐、少爷叫我告訴您：他們不回来吃晚飯了。

丁靜芳 怎么！他們又溜出去了？嘿，这两个孩子！他們說了什么时候回来嗎？

張 恒 沒有。

丁靜芳 你去打电话，看他們到什么地方去了？快把他們找回来！

張 恒 是。(下)

〔接着傳來街头捕人的警备車声。

丁靜芳 我怕长华还要出事情。

王子明 人大心大，你我也管不了他。他究竟在外面搞些

什么把戏？难道他真的和共产党有来往吗？我就怕他受人利用。

丁静芳 我也怕这个。可是今天上午我又去给他算了一个命，也给你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长华灾运已过，再没有什么危险了，说你今后还要走红运呢！

王子明 你就爱听信他们这些江湖佬胡扯！

〔又是一阵警备车声之后，王子澄上。他长条个子，皮色白嫩，头发光光的，皮鞋亮亮的，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极浓厚的海派气息，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

王子澄 二哥，您回来了好久？

王子明 我刚回来。坐。

王子澄 二嫂，您今天没有出去？

丁静芳 没有。

王子澄 不出去也好。外面乱得很，到处在抓人！

丁静芳 是吗？（向外）阿欢，给三老爷泡茶。

王子明 你明天早晨一定飞香港吗？

王子澄 可是飞机票到现在还没有送来。

王子明 你托谁买的飞机票？

王子澄 警备司令部的陶处长。

王子明 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王子澄 听说飞机票已经订到年底了。

王子明 活见鬼！你相信这种局面还能拖延到年底吗？

〔阿欢送茶上。

王子澄 二哥，我到香港去的事情请您暂时严守秘密，刚才

我到我們厂里去了一趟，职工們把我团团地圍住，叫我表示态度。

王子明 表示态度？

王子澄 不知他們在什么地方知道了我要到香港去？

王子明 你对他們怎么說的？

王子澄 我只好騙騙他們，說我愿意与大家共患难，与华生橡胶厂共存亡。

丁靜芳 瞧你这張油嘴！

王子澄 我当时給他們逼得没有办法。二哥，您怎样打算？

王子明 我还在考虑。

王子澄 別再考虑了吧，共产党不会要我們这种人的。

王子明 这我明白，但我不甘心。

王子澄 二哥，想开些吧，开工厂、做买卖，哪儿不是一样？上海灘上吃不开了，难道咱們不会到別处去嗎？要有雄厚的資本，倒是真的。我想和二哥商量一下，可否調一笔現金給我帶到香港去？

丁靜芳 你二哥現在手边也窮得很。

王子明 你要多少？

王子澄 二十万美金。

丁靜芳 老三，你怎么啦？你仿佛把你二哥看成花旗銀行的經理了！

王子澄 “条子”也行。

王子明 金子？——金子更没有办法。

王子澄 二哥，請您想想办法吧？就算您向香港华生厂的

投資，好不？

王子明 投資不投資倒是小事，困難的是我現在手邊沒有籌碼。

王子澄 那麼可否把當年父親留給我們的那一萬兩黃金暫時給我周轉一下？

丁靜芳 三弟，你又在做夢！

王子明 你不提這筆金子便罷，提起來我又要冒火了！

王子澄 怎麼啦？

王子明 你還不知道吧？咱們那一萬兩黃金不是存在中國銀行的保險箱里嗎？

王子澄 是呀。

王子明 王八蛋！就是在昨天，宋子文下令把它封存了！

丁靜芳 前幾天我倒聽說蔣太子派人到上海各銀行搜查保險箱，聽說梅蘭芳辛辛苦苦演戲積下來的一點金子也被他們拿去了。

王子澄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丁靜芳 瞧，他還不信呢！老三，老太爺留下的那筆金子即使沒有給宋子文、蔣經國那班家伙封存，我也不能給你們拿到香港去做生意。這是傳家寶，誰也不准動用。只有老太爺的孫兒孫女長華、秀珍他們才有資格動用這筆錢。這，老太爺在遺囑上寫得很清楚。你既無兒，又無女，別妄想吧！

王子澄 二嫂，話不能這樣說。

丁靜芳 （板起面孔）怎麼啦？